

江南風月 丛书  
JIANGNANFENGYUECONGSHU



薛冰  
著

金陵

女儿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咏  
著

# 金陵女儿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陵女儿/薛冰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3  
(江南风月丛书)

ISBN 7-5306-3643-X

I. 金… II. 薛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362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151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100 册 定价: 13.00 元

# 序

这几个月里,每逢有朋友问起我在做什么,我都如实奉告,在为百花文艺出版社写一本《金陵女儿》,不是纪实,也不是小说,有真人真事,也有假人真事,当然也免不了真人假事和假人假事。

朋友们都会说,好啊,很有意思的。

这自然是对我的一种鼓励。

说实话,当初愿意接受这个选题,也正是因为觉得“很有意思”。可是待到要下手去写了,才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。这本书所应描述的金陵女儿,没有一位是可以直接采访的;所描述的事件情节,几乎没有能够实地考察的。我所能利用的,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必可靠的文字记录和未必正确的旧有评判。打个不一定恰切的比方,就好像考古工作者要将一堆破碎的陶片,拼接复原为了一件完整的陶器。已有的陶片未必都属于这陶器,属于这陶器的碎片也未必都能搜集得到;根据这些碎片能拼出怎

样一件器物，在事前是无法确知的，任何先入为主的臆断都可能导向歧途；而前人的评判所指示的，又很可能是一条错误的路径。惟一可行的作法，就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历史的碎片，尽可能严谨地鉴别筛选，尽可能准确地将它们安放到应在的位置上去。

这是一个回旋往复的过程，选择和安放的每一次失误，都意味着有一部分工作将要推倒重来。只有当相对完整的器物出现在眼前时，才能轻松地吁一口长气。

也就是说，为了满足读者朋友“有意思”的愿望，我必得去做许多未必“有意思”的工作。

尽管写作这样一本书，肯定不会如朋友们阅读这本书时那样轻松，但我还是坚持着一篇一篇写了下来。因为这困难的工作，也别有趣味。

最大的趣味，就在于温故而知新。

新知之一，就是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金陵女儿，以今天的流行话语说，都是某种程度的“公众人物”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她已不再是那个在某一时代、某一场景中真实生活过的女人，而是社会和历史层累地堆塑成的偶像了。

这种堆塑在她们生前就已经开始，而且她们自己很可能也参与了这项工作。时代氛围是一种伟大的力量，生活于其中的人，不知不觉间就为它所改变；甚至在主观上，也会自以为就是某种时代使命的承载者，认真地朝它所诱导的那方向去努力，还认为是在实现自己的独立意志。这就更为后世的研究增添了难度。

生前越是为人所关注的女性，往往就越为后世所重视。她们的人生际遇并不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终止，甚至死后的内容比生前更为丰富。中国人喜欢说“盖棺定论”，其实凡是盖棺时需要有一个结论的，那结论通常都靠不住；也就是说，盖棺时的“定论”终将被改变。

历史有些像时间的因特网,每一位“网虫”都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或因着自己的利益,在历史人物的脸上涂抹一些色彩。所以,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些真真假假,不是我故弄玄虚,更不是我的创造。它们早已存在,是今天的读者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。我无法改变这一事实,只能尝试着进行自己的“复原”工作。

新知之二,就是历史上进行这种堆塑工作的人,这些金陵女儿的塑造者,基本上都是男性。

说白了,这些历史上的女性角色,其实都是男权社会或男性意识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。在她们的姓名符号下所表现的,很可能恰恰不是女性的本来面目,而是男性视角中未必正确甚至未必正常的女性形象。

当然,这“正确”与“正常”,也还只是某一时代、某种意识的判断。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绝对真理,我不敢说;即使有,至少现在的人类也还无法抵达。

不过,人类社会既然由男女两性组成,男人或女人就必得生活在对方的视线中。就算如阿Q般的落难,就算如嫦娥般的飞升,私心里总还保留着对于异性的精神审视或价值判断。无论这种判断可能谬误到何等程度,但就审视本身而言,是并没有错的。

女性,理应成为男性历史中不容忽略的文化景观。反之,亦然。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历史文本的撰写者,或者说主流文化的发言人都是男性,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多为前者,而少有后者。

那些已经进入历史的女性公众人物,她们自己已无法发言,后人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、议论甚至诽谤她们。但是她们的存在,竟又是如此地无法逾越。她们就像一面面镜子,将每一个后来的演说者照透肺腑,照出原形。

我们今天所能做的有意义的工作,正是剖析这种堆塑过程,解读后人为什么和怎样为逝去的角色延续“生命”。即令后人的追述是以艺术的形式出现的,其意义也必然超出艺术的范畴。这未必就能让我们得睹金陵女儿们的历史真面,但是,通过重新审

视和评判堆塑过程所反映出来的畸形的社会视角，进一步认识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氛围，或许比揭示某一个人物的历史真面更有价值。

所以，这本《金陵女儿》，肯定不会是一部南京女性生活史，更不是对南京历史上杰出女性的表彰。它也未必能算什么文化研究，只是又一个读者对于历史的审视和解读罢了。

就连拟下这样的十几个题目，也很难说有什么道理。

如果一定要说理由，大约只能是这样两条，即一种是以人为题，写的是在南京活动过的女性形象，一种是以事件为题，写的是在南京发生过且与女性有关的旧事。就人来说，未必是最杰出或最著名的“金陵女儿”；就事来说，也未必是最辉煌或最重要的女性活动。之所以选择她们而不是选择其他的历史人物，只是因为她们的遭际，她们身上所能承载的历史信息，文化负荷，更有利于反映有史以来南京女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侧面，反映她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。从她们的身上，或者不如说，从她们的被塑造成某种形象的过程中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时代的痕迹和历史的變化。

同样，这种抒写，也无意于给世人提供某种教训，而只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种阅读或思考的参照，一种新视角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尽管对于我来说，这决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，但我总算完成了。这里，也许可以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作结：“不是我聪明，只是我和问题周旋得比较久。”

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八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.....   | 001 |
| 青溪歌 ..... | 001 |
| 桃叶渡 ..... | 015 |
| 莫愁湖 ..... | 027 |
| 胭脂井 ..... | 040 |
| 长干行 ..... | 059 |
| 缠足舞 ..... | 071 |
| 金缕鞋 ..... | 085 |
| 马娘娘 ..... | 099 |
| 让皇后 ..... | 107 |
| 长板桥 ..... | 115 |

001

江南  
风月  
丛书



## 金陵女儿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秦淮艳 ..... | 129 |
| 桃花扇 ..... | 146 |
| 红楼梦 ..... | 162 |
| 随园吟 ..... | 177 |
| 竹枝词 ..... | 191 |

# 青溪歌

说金陵女儿的故事，当从青溪小姑开始。

因为这位青溪小姑，堪称“六朝佳丽”第一人。

虽然她被认定死于东汉末年，但她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却正是死后的事情。若论六朝人物，她自然要算最年长的一位。

也因为，在她之前的南京名女子，比如史传中那个被伍子胥怀疑会泄露他行踪，遂投水自尽以明心迹的溧水浣纱女，比如传说中那个嫁给江南国主为妻，而日夜思乡啼哭不止的越国少女，都被人赋予了过于浓重的思想色彩，成了某种意识的枯槁标本。倒是这个一度被尊奉为“神”的金陵女儿，却始终不失“人”的丰姿和浪漫。

一千几百年来，凭吊青溪的骚人墨客，写下了无数流金溢彩的文字，相比之下，提到这位最早与青溪结下不解之缘的姑娘的，实在不能算多。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张扬的事迹，也没有留下多少供人观瞻的遗痕，流星一样掠过金陵的长空，湮没在青



“柳样纤柔花样轻，笑前双靥生”。南京出土的六朝双髻女陶俑，正是这韵味。

溪的六朝繁华里。

不要说吟咏青溪小姑的文字了，六朝以后的南京人，也只是依稀记得青溪小姑是他们的乡亲而已，很少能弄得清清溪小姑的来龙去脉，于是，朴实的南京人，也就难以决定对她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。

青溪小姑的朦胧身影，就这样在人们迷惘的目光中，绵延了将近两千年。

青溪小姑端坐在六朝青溪的源头。

《乐府·神弦歌》的第六曲，就叫《青溪小姑》：“开门白水，侧近桥梁；小姑所居，独处无郎”。所谓《神弦歌》，属《乐府·清商曲》的一部，六朝时期产生和流行于南京一带，是祭祀神祇时“弦歌以娱神之曲”，其间且掺杂神、人恋爱故事，实际上也可以算是一种民歌。由此可知，那时的人们已经将青溪小姑列入“神”的行列，而且对她的无郎独处，怀着明显的惋叹。

青溪并不完全是一条天然河流。据唐人许嵩《建康实

录》，东吴赤乌四年(241)“冬十一月，诏凿东渠，名青溪，通城北埴潮沟”。实则东吴所凿的东渠，也不是全部的青溪，它只是起到将城东、北一带的天然河塘贯通起来的作用。据方志记载，当时的青溪有“九曲七桥”，自钟山西南脚下蜿蜒向南，直达今天夫子庙附近的淮清桥口，与秦淮河汇合。

如此说来，从有青溪之始，就有了青溪小姑。换句话说，最初的青溪小姑，就是青溪的水神；她与东吴时被封为中都侯的蒋子文，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南朝宋刘敬叔的《异苑》中，才出现青溪小姑是“蒋侯第三妹”的说法。他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青溪小姑庙的故事，说是庙中生长的谷子十分高大，有鸟在上面筑巢产卵。晋太元年间，陈郡的谢庆骑马经过，用弹弓射死了几只，当时就觉得浑身发寒。到夜里睡觉，梦见一个女子，衣冠庄严，发怒说：“这些鸟是我养的，你凭什么来侵害。”没几天谢庆就死了。

也许是为了强调“神”的尊严吧，刘敬叔赋予了青溪小姑过于强烈的报复心。

这位谢庆的另一个名字叫谢朓，虽然没有什么名气，但他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儿子，就是南朝时开一代诗风的谢灵运。

已经散佚的南朝陈顾野王的《舆地志》中，也有关于青溪小姑祠的记载。宋人张敦颐是见到过《舆地志》的，他在《六朝事迹编类》中的《青溪》条目中引《舆地志》：“青溪发源钟山，入于淮，连绵十余里。溪口有埭，埭侧有神祠，曰青溪姑。”在《青溪夫人庙》条目中又说：“按《舆地志》：青溪岸侧有神祠，世谓青溪姑。南朝甚有灵验，尝见形于人。祠今与上水闸相近。说者云：隋平陈，斩张丽华、孔贵嫔于青溪栅下，今祠像有三妇人，乃青溪姑与二妃也。”

“见形于人”，就是民间所说的“显灵”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六朝的三百年间，并没有人说到青溪小姑是投水而死的。至于将张丽华、孔贵嫔也安置进青溪小姑庙，就说

不清有什么道理，应该是出于一种同情心理吧，或许因为她们都是女性，或许因为她们都与帝王家有关的缘故。

既然我们的祖先为青溪小姑娘认下了这么一位大哥，我们就不能不来认识一下这位侯爷蒋子文。

关于蒋子文的最初记载，见于晋人干宝《搜神记》卷五。据说蒋子文是广陵人，“嗜酒好色，佻达无度”，但是他常常宣扬说自己“骨清，死当为神”。他在汉代末年当了秣陵尉，大略相当于南京的父母官，后来追贼直至钟山下，被打伤了额头，他自己用带子缠起来，大约还要继续追下去的意思，结果就死在了路上。到东吴初年，蒋子文的老部下，在路上竟又看见了他，“乘白马，执白羽”，前呼后拥，像他生前一样。这见鬼的人吓得直跑，蒋子文追上他，对他说：“我该在这里做土地神，造福一方百姓，你告诉大家，为我立祠，否则将有大灾祸。”于是先有大疫，接着是小虫钻入人耳致人死命，后来又火灾频发，弄得原本不相信的吴大帝孙权也只得服了他，派使者封蒋子文为“中都侯”，封其弟蒋子绪为“长水校尉”，“皆加印绶，为立庙堂”，于是灾祸都停止了。老百姓就格外地信奉他。蒋侯庙建在钟山上，当时因为孙权之祖名钟，为了避讳，遂将钟山改名为蒋山，弄得钟山真有点像蒋家的山了。

蒋子文的“骨清”，在石印本文言笔记中多写做“骨青”。民国年间南京词人卢冀野撰联挽蒋苏庵之母，就曾以“青骨”为典，与“红雪”相对，颇以“皆取蒋氏故实”而得意。然而蒋苏庵虽然淹博多才，见了“青骨”还是甚觉诧异，遍检类书不知出处，最后只好当面向卢冀野讨教。其实卢冀野也是上了俗本小说的当。

“骨青”二字确实难解，就算是骨头成了青色，不剖开皮肉也看不见。“骨清”当取轻清重浊之意，蒋子文嗜酒好色而扬言“骨清”，正与少林寺僧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的意旨相合。且“骨清”多为古人所用，如唐杜牧《赠李秀才》诗：“骨清年少眼如

冰，凤羽参差五色层”；宋苏洵《答陈公美》诗：“君亦已有嗣，骨目秀且佳”，亦取清秀之意。不过在南京的俗语中，“轻骨头”并不是什么好话，在情人之间或属调笑，此外就不脱贬意了。

《搜神记》中记载蒋子文故事共五条，同样完全没有提到他还有个三妹。其中只有一条提到了蒋家的女眷。说是晋代的咸宁年间，太常卿韩伯的儿子，会稽内史王蕴的儿子，光禄大夫刘耽的儿子，同游蒋山庙。庙里供奉的有几个妇人像，形貌端正。这几个公子哥儿正好喝醉了酒，遂开玩笑，各选看中的妇人塑像相配。不料当天夜里，三人同时梦到蒋子文派的使者前来，转达蒋子文的话说，他家的女子都不算漂亮，既蒙各位看中，很觉荣幸，就定在某日，前来奉迎各位。三个人先还以为是自己做了怪梦，第二天一碰头，知道所梦相同，这才害怕起来，备了三牲供品，到蒋山庙去谢罪乞免。这天夜里，又梦到蒋子文亲自前来，责备他们的反悔。这几个人果然就都死了。

蒋子文如此一言九鼎，能轻而易举地处置这样几位“高干子弟”，是因为据说这位蒋侯在东晋时曾屡次帮助君王平定战乱，所以东晋加封蒋子文为“相国”。

但到南朝初，宋武帝永初二年（421），却下令普禁淫祠，自蒋子文以下的各路神仙都被毁像废庙，绝了香火，青溪小姑自也不得例外；直到孝武帝孝建初年才复建蒋庙，并加封号“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”；明帝泰始年间又进封“蒋王”。

所以，青溪小姑在南朝宋时成为蒋子文的“三妹”，就不奇怪了。能够与一路青云的蒋子文沾亲带故，青溪小姑祠自然也就可以打破禁令重建。而青溪正好又发源于钟山，说起来还真有一脉同源的缘分。至于一定是“三妹”，则因为已经有了一位“长水校尉”的二弟在。

重新坐进祠庙的神祇，自然要尽快建立权威。何况蒋子文的神通又如此广大，余威所及，他的妹妹要伤害祠中灵鸟的谢免以命相偿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南朝齐时，蒋子文更登峰造极地“进号为帝”。此后直到南唐时，又重修蒋帝庙，赐谥“庄武帝”。最后是北宋的景祐二年（1035），这位蒋庄武帝还得到了宋仁宗一块“惠烈”的赐额。

蒋子文受到六朝君王的如此宠爱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首先，他是一个从外地来到金陵的统治者；其次，他又是在追“贼”的途中负伤而死。这就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。

六朝的统治者，恰恰也都是金陵的外来者；而六朝时期内乱外患引起的战争，又十分频繁。“三百年间同晓梦，钟山何处有龙盘”，李商隐早就揭破了金陵“帝王之宅”的神话。六朝的君王对于剿平内贼外寇，几乎都有些力不从心。制造一个“天助我也”的偶像，哪怕能从心理上给敌人以威慑，也可以让自己得到些许安慰。

刘宋王朝的变化尤其能证明这一点。宋武帝刘裕身为一代开国之君，雄心勃勃，以为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当然不把那些“怪力乱神”放在眼里，更不能容忍像蒋子文这样变些小魔术讨封要官的角色，所以一概扫地出门。然而时隔仅二十年，到了宋文帝元嘉年间，国内就不断出现反叛和动乱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所以到了孝建初年，就不得不再度借助于蒋子文的神威了。

南唐年间的重修蒋帝庙，大略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。

到了南朝齐、梁时，青溪小姑的形象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南朝梁人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中，有一个《青溪庙神》的故事，说的是会稽人赵文韶，南朝宋元嘉五年（428）时，正在金陵做着东宫扶侍的官，住在青溪中桥，与尚书王叔卿家只隔一条小巷，相距约二百步。一个秋夜，月色甚好，赵文韶怅然而生思乡之情，倚在门旁唱了一首《西夜乌飞》的歌曲，歌声哀伤。这时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青衣丫环，对他说，王家娘子正在赏月，听到您的歌声很感动，让我来看一看是谁在唱。当时天还不算太晚，人们都



日暮风吹，月落依枝，丹心寸意，愁君未知

还没休息，所以赵文韶完全没有疑心，同她应答了几句，便邀请她家娘子来相见。没一会儿，娘子来了，只有十八九岁年纪，形容举止，楚楚可怜，身边跟随着两个丫环。赵文韶问她住在哪里，她举手指着王尚书的宅院，说，因为听了您的歌声，才贸然前来相见。您能再为我唱一支歌吗？赵文韶便又唱了一支《草生盘石下》。这是一支清朗欢畅的歌，很合娘子的心意。她说，只要有瓶，还怕没有水么。遂让丫环回去取筇篨，她要为赵先生奏一曲。转眼筇篨取到，娘子轻拨几下，泠然有声，更增添了她的娇艳。娘子让丫环唱一支《繁霜》，歌词是：“繁霜侵晓幕，何意空相守，坐待繁霜落，歌阑夜已久。”娘子解下腰带，系在筇篨的中部吊住，以金簪叩击伴奏。随后娘子又唱了一首歌：“日暮风吹，叶落依枝，



丹心寸意，愁君未知”，投怀送抱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于是两情相悦，遂相同寝。到了四更天，娘子告辞时，脱金簪以相赠。赵文韶也回赠了白银碗和琉璃匙各一件。天亮以后，赵文韶出门，偶然在青溪庙休息，忽然在神座上发现了自己赠娘子的白银碗，不禁心内疑惑；及至转到屏风后面，竟看到琉璃匙也在那里，而箜篌上的带子，也像夜间那样系着。细看庙里，供祀的是女姑神像，旁边站着个青衣丫环，正是他夜里见过的模样。此后，也没有再见到她们来找他。

但是这故事有一个无法弥补的漏洞，那就是元嘉年间，青溪小姑祠还在禁毁之列，倘若再弄出点风流韵事来，岂不更坐实了“邪魔外道”的名声。吴均真正想说的，很可能是王尚书家女眷“红杏出墙”的故事，只要看文中一再交待出王尚书宅，就可以知道。或许是吴先生不想让王家过于难堪，或者是怕落个发人阴私的恶名吧，所以他就近找了青溪小姑来顶缸。反正青溪小姑已经认了蒋子文做哥哥，哥哥的“佻达无度”是出了名的，妹妹自然不妨也“潇洒走一回”。

冯梦龙《情史》中引录了《续搜神记》中的一个故事，说东晋太元年间，谢家沙门竺昙遂，二十来岁，生得白皙端正，因为到青溪小姑庙中游玩，被青溪小姑看中，托梦要他到青溪庙中做神。竺不久死去，临死之际，将此事告诉同学。后同学到庙中去看他，虽不能见面，却可以交谈。

《续搜神记》这个书名仅见于《法苑珠林》，其实就是《搜神后记》的别名；此书旧题陶渊明著，实系伪托，大约也是南朝齐、梁间的作品。所谓“晋太元年间”，也就相当于老奶奶说故事的“古时候”而已。但这个故事情节简单，影响不大，后人很少转述。

在此之后，好像就没有什么人再同青溪小姑有过直接的交往。直到一千多年后，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“风雷诗人”龚自珍客居青溪小姑祠附近，才又有“蒋侯三妹梦中至”的说法，出现在他的词作《台城路》中。当然这更可能是诗人笔下的浪漫。